

鄭和時代印度洋情勢與中國的關係

沈愷

（執業建築師）

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期，南亞、中亞和阿拉伯地區，紛爭不斷，社會極不安定。其時，明王朝崇尚和平、睦鄰友好、互利互惠的精神，通過頒詔遣使，往來貿易，多方聯繫，協調矛盾，平息爭鬥，試圖以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建立起一個國際新秩序。鄭和奉旨率領船隊七下西洋，正是推行明王朝和平睦鄰外交政策的具體體現。

關鍵詞：鄭和、印度次大陸、馬拉巴、波斯灣、中亞、紅海、埃及、德里蘇丹、帖木兒、奴隸蘇丹、白圖塔、馬歡、尤侗、瑣里、突厥、穆斯林、回回、猶太人、葡萄牙人、商業默契、倫理道德、國際秩序

壹、印度次大陸

西元 1325 年，Muhammad bin Tughluq(突格魯)⁵²在 Dehli(德里)繼承了他父親的蘇丹大位。那時候，突厥人在印度北部所建立的德里蘇丹政權，已經有將近 120 年的歷史。早先，在西元 13 世紀初期，中亞被成吉思汗的大軍討平，德里蘇丹政權曾經被隔絕成穆斯林在南亞的一座孤島。但是現在，中亞的穆斯林文化不但逐漸復蘇，而且稍早在西元 13 世紀末，德里蘇丹 Ala al-Din Khalji(卡爾吉)⁵³征服了海上絲路重鎮 Gujarat(明史坎巴彝所在，今譯古吉拉特)，而得以和印度洋的穆斯林文化網接軌。西元 1328 年，蘇丹突格魯派遣 Jalal al-Din Ahsan Shah(阿森沙)⁵⁴南下佔領印度南端的 Madura 王國。此時，德里蘇丹政權幾乎完全統一了印度次大陸。然而好景不常，阿森沙在短短的 7 年之後，就宣佈獨立，自稱蘇丹。雖然如此，穆斯林文化在印度沿海湧現已經是不可擋的趨勢。就算在西元 1336 年，印度原住民在 Deccan(今譯德干)高原上，建立了 Vijayanagara⁵⁵王國，重新展開與突厥人的抗爭，可是在該政權勢力範圍延伸到 Malabar(馬拉巴)海岸⁵⁶之後，卻仍將若干港口從 Calicut(明史之古里)到 Hanovar 委任給穆斯林來掌控，可見當時穆斯林的力量。

西元 1341 年摩洛哥的旅行家 Abu Abdallah ibn Battuta(今譯白圖塔)被蘇丹突格魯派

⁵² 在位 1325-51CE，tughluq 突厥語，意福氣。

⁵³ 在位 1296-1316CE；ala al-din 阿拉伯語，意信仰的榮耀。

⁵⁴ jalal al-din 阿拉伯語，意信仰的威嚴。

⁵⁵ vijaya 梵語意勝利，nagara 意城。

⁵⁶ 泰米爾語之 Malainadu，malai 意山，nadu 意地。

往中國出使時，從古吉拉特的 Cambay(今譯康拜)海灣出海南下，經過馬拉巴海岸，並在 Honavar 港得識港口總督 Jamal al-Din Muhammad⁵⁷。該總督即為替印度國王治理港務的專業穆斯林。西元 1347 年德里蘇丹的德干高原重鎮 Daulatabad (今譯道拉塔巴德)起兵反叛，其首領 Hasan Gangu(後自封 Ala al-Din Bahman Shah)建立了獨立的 Bahmani(今譯巴曼尼)王國，並控制了印度西邊從 Bombay(今譯孟買)以南到 Chandrapura(日後葡萄牙人的 Goa)的海岸線。西元 1351 年蘇丹突格魯駕崩，德里蘇丹政權隨即陷入直線的下滑，而且分裂出 Gujarat(古吉拉特)、Jaunpur(明史之沼納樸兒)、Malwa 及 Bengala(明史之榜葛刺)四個獨立的蘇丹國。西元 1378 年，Vijayanagara 征服 Madura。西元 1398 年 Samarkand (明史之撒馬兒罕)的 Timur(明史之帖木兒)⁵⁸攻破 Dehli，燒殺虜掠而去，幾乎導致德里蘇丹滅亡。到了西元 15 世紀初期，穆斯林在印度的版圖仍舊是四分五裂的局面，不過政治權力的紛爭並沒有造成古吉拉特、榜葛刺和巴曼尼的蘇丹國與海上貿易脫序。

鄭和從明成祖朱棣永樂三年(1405CE)到明宣宗朱瞻基宣德五年(1430CE)，七次下西洋，曾經到過印度的榜葛刺、小葛蘭(Quilon)、柯枝(Cochin)、古里等地。隨航的翻譯官馬歡，在他的著作《瀛涯勝覽》裡，對於這些地方都有專章述及。關於榜葛刺他說：「其國地方廣闊，物穰民稠，舉國皆是回回人……民俗冠、喪、祭、婚姻之禮，皆依回回教門」。關於小葛蘭他說：「國王、國人皆鎖里人(Chola，明史之瑣里，印度南部古國，西元 11 世紀時強大，王羅茶羅乍-Rajaraja 曾於宋真宗趙恆祥符八年，西元 1016 年遣使中國；後中國人以該國國名汎指南印度人，及印度化的東南亞人)，崇信釋教，尊敬象、牛」。關於柯枝他說：「其國王亦鎖里人氏……國有五等人名。南昆與王同類，一等，有剃頭拄線在頸者，最為貴族。二等回回人。三等人名哲地⁵⁹，係有錢財主。四等人名革令，專與人作牙保。五等人名木瓜，至低賤之人也……其國王崇信佛教」。關於古里他說：「國王係南昆人，崇信佛教……國人內有五等：回回人、南昆人、哲地人、革令人、木瓜人。王是南昆人，皆不食牛肉。大頭目是回回人，不食豬肉……王有大頭目二人，掌管國事，國中俱是回回人，奉回回教，禮拜寺有二、三十處……民俗婚、喪之禮，鎖俚人、回回各依自家本等，體例不同」。到了鄭和的時代，印度穆斯林的政治力量，已經從德里蘇丹的高峰點下落了至少半個世紀，但是從馬歡的記載來看，除了葛蘭之外，穆斯林仍然在沿海各地保持著相當高的社會地位。古里國雖然是印度人在作國王，不過以人口來說，卻更像一個穆斯林的大本營，連治國的宰相都是穆斯林。

明史記載榜葛刺在永樂年間遣使中國一共七次(六年、八年、九年、十年、十二年、十九年、二十一年)。參加編纂明史的尤侗，在其著作《明史外國傳》的榜葛刺篇，更記錄了遣使臣在永樂九年及正統三年(1411CE，1438CE)到中國的榜葛刺王藹牙思丁⁶⁰及蹇弗丁⁶¹的名字。該書說，前者的使臣是永樂二年受命，所以這些使臣在途中花了七年的時間，也許是順路在東南亞各地作買賣。而後者的使臣當然應該在他生前出發，所以

⁵⁷ Jamal al-din，阿拉伯語，意信仰之美。

⁵⁸ 蒙古語，意鐵，喻堅強。

⁵⁹ Chettiar，印度吠舍種性之一員，從事貿易、資貸的工作。

⁶⁰ Ghiyas-ud-Din Azam Shah，1390-1415CE，ghiyas-ud-din，阿拉伯語，意信仰的助力。

⁶¹ Jalal-ud-Din Muhammad Shah，1415-1431CE，明史的賽勿丁，音稍有誤。

似乎也走了至少七年。該書又說：「王及臣民皆回回人……市用銀錢，海貝番名考黎(kauri，印地語意貝殼，今英語 cowry)，價定打手，雖萬金不悔」，可見榜葛刺人善於貿易，了解信用的重要。比較有趣的是明史列傳沼納樸兒篇一則有關榜葛刺的記載。沼納樸兒就是前文的 Jaunpur，唐之中天竺，亦稱 Maghda，佔領恆河平原最肥饒的地帶，西元 1394 年德里蘇丹的一位宦官總督 Malik Sawar 據此糧倉而獨立。明史說：「沼納樸兒，其國在榜葛刺之西……古所稱佛國也。永樂十年 (1412CE) 遣使齎敕撫諭其國，賜王亦不刺金 (Ibrahim Shah Sharqi, 1400-40CE) 絨錦、金織文綺、綵帛等物。十八年 (1420CE)，榜葛刺使者愬其國王數舉兵侵擾，詔中官侯顯齎敕諭以睦鄰保境之義，因賜之綵幣」。希奇的並不是兩個印度兄弟之邦的鬩牆，而是兩造之一的榜葛刺還到千里之外的中國來告狀。顯然，當時明朝經由鄭和的艦隊在國際上所展現的實力，在當地造成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而且明朝的使節團在屢次詔諭的過程當中，一定清楚地表達了中國濟弱扶傾的道德觀念。

明史記載小葛蘭只有在永樂五年(1407CE)遣使過中國。《明史·外國傳》說：「永樂五年附蘇門答刺朝貢。尋中使鄭和至其國，王復遣使入貢，貢物：珍珠、琥珀、綿布、胡椒、蘇木、檳榔、波羅蜜」，但是該書並沒有記載「復遣使」是在那一年，也許是剛好搭上了鄭和永樂七年的回航船而來到中國。該書又說：「王瑣里人，其下多回回」，可見穆斯林在南印度之普遍。小葛蘭與古里位於同一條海岸線上，卻從來沒有參加過古里安排的多國使節團，兩國的關係可能並不融洽。宗教上的矛盾可能在小葛蘭比馬拉巴海岸其他港城較嚴重。

明史記載柯枝在永樂年間遣使中國一共五次(九年、十三年、十四年、十九年、二十一年)，與鄭和第二次到第五次的回京時間大致相符，可能是搭鄭和的便船，要不然就是乘著自己的船隨航而至。明史外國遣使的記錄多把柯枝和古里聯名而列，大概兩國的關係良好。馬拉巴海岸是中亞、波斯猶太人移民亞洲的重要據點。柯枝港在西元十三世紀開發建設之後，因為元代海上貿易的繁榮，及歷代城主開明的政策，吸引了大批對經貿發展敏感的猶太人來此定居。柯枝國是明成祖篡位之後馬上主動派遣尹慶「以即位詔諭」的對向之一，根據明史，其他還有四國：滿刺加、古里、爪哇及蘇門答臘。當時柯枝在中國名不見經傳，我們實在好奇，想知道明成祖的消息來源為何？決策過程為何？《明史》說：「九年(1411CE)，王可亦里⁶²遣使入貢。鄭和再使，其國連二歲入貢，其使者請賜印誥、封其國中之山。帝遣鄭和齎印賜其王，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」。封山、勒石對中國的皇帝是有特殊意義的大事。柯枝雖然蕞爾小國，卻能夠在一、兩次的接觸後洞悉明成祖的心理，提出這麼上道的要求，這種智慧是否和柯枝的猶太移民有關，值得我們進一步去了解。

明史記載古里在永樂年間遣使中國一共七次(三年、九年、十三年、十四年、十七年、十九年、二十一年)。明史古里篇記錄了永樂三年遣使中國的古里國王沙米的喜(Samuthiri)的名字，後來葡萄牙人稱古里王朝 Zamorin 即源於此名，應是國王的封號。《明

⁶² 《明史·外國傳》稱其亦可里，試還原之 Ekalinga，梵語意獨立之男器，Siva 之別名。

史·外國傳》的古里傳說：「五年，遣太監鄭和賚誥敕、銀印，封為古里國王，建碑亭，立石云：去中國十萬餘里，民物咸若，熙皞同風，刻石于茲，永樂萬年」。立碑以展現威儀，封山以詔示附庸，是中國皇帝的專利。由此可見古里和柯枝一樣，把中國皇帝的脾氣摸得十分清楚。今天古里應該有一方尚未被發掘的明代石碑。該書又說：「王南毘人……將領回回人……國事皆決于二將領……俗尚信義，行者讓路，道不拾遺。海濱為市，哲地拍手，定價不改」。顯然，古里和榜葛刺一樣，也是一處善於貿易，了解信用重要性的地方。古里港是西元 13 世紀當地貴族 Swami Nambiyathiri Thirumulpad 所開發，在鄭和時代並不算是一個老牌的貿易港口，腹地也很有限，但是她卻非常國際化，有泱泱大國的架式。明史列傳古里篇說：「古里，西洋大國……諸蕃要會也」。古里亦絕非浪得虛名，根據明史的記載，永樂十三年、十四年、十七年、十九年、二十一年，每一次都有十幾個國家的使臣，透過古里的安排一起出使中國。難怪明史說，永樂年間「諸蕃使臣充斥於廷，以古里大國，序其使者於首」，而居然其他國家的使臣並沒有表示任何反對的意見。鄭和每一次下西洋，都會利用古里作為他在印度洋的指揮及補給總部。也因為如此，所以明史裡印度洋各國的位置、方向、航程，也都習慣從古里說起。古里與鄭和的關係實不亞於滿刺加與鄭和的關係，值得我們繼續深入了解。

貳、中亞

西元 1334 年，察合台可汗 Tarmashirin(元史之答兒麻失里)因為企圖宣佈伊斯蘭教為察合台汗國的國教，被蒙古的宗族大會(quriltay)認為是違反祖先的律法(yasa)而放逐。西元 1370 年，察合台 Barlas(今譯巴魯刺思)部的突厥穆斯林帖木兒崛起於 Samarkand(明史之撒馬兒罕)附近的阿姆河(Amu Darya)平原，宣稱自己是黃金家族的 kuregen(駙馬)，挾持察合台及窩闊台可汗的後裔作傀儡，成為中亞最強的勢力。

西元 1380 年代，帖木兒征服了阿富汗及波斯。西元 1393 年，帖木兒在攻陷了巴格達(Bagdad)之後繼續狂掃伊拉克及敘利亞，稍遇抵抗，必定屠城，將斬下的頭顱堆積成山丘。西元 1395 年帖木兒在 Volga 河下游將欽察可汗打敗。西元 1398 年帖木兒攻破德里，殺死十萬居民。西元 1403 年，帖木兒在 Ankara 將曾經向他誇口挑戰的奧斯曼蘇丹 Beyazit 打敗、俘虜、當活的腳登子用。西元 1404 年底(永樂二年)，帖木兒集結了 20 萬騎兵和 20 萬步兵，從撒馬兒罕出發前往攻打中國，所幸在路經錫爾河(Syr Darya)時得病去世。帖木兒一輩子東征西討，把各地的財富、巧匠都搜刮、押解到撒馬兒罕，想把撒馬兒罕建設成世界最耀眼的都市。他以撒馬兒罕作為終極消費站，鼓勵各國的商人前往作買賣，然而卻不了解如何促進貿易的整體發展。終其一生，因為他三十多年馬不停蹄的到處破壞，而陸上絲路為之中斷。甚至於海上絲路的波斯灣，因為伊拉克陸路交通被戰亂所阻隔，而喪失了它水陸交接的功能。不得已，埃及的 Mamluk 蘇丹⁶³開始加強紅海的港口建設，以阿拉伯海的水路，代替伊拉克的陸路交通，讓東、西雙方的貿易得以

⁶³ mamluk，突厥語意奴隸，指蘇丹出身於奴隸所組成的軍團。

繼續。從某個角度來看，這種以水路代替陸路的貿易方式，也可以說是歐洲人跨海東來的前兆。

帖木兒的兒子 Shah Rukh (在位 1404-1447CE) 繼位後，曾經被侵略的國家正百廢待興，無力與之爭鋒，Shah Rukh 也繼續帖木兒的政策，致力於城市的建設，一時間中亞河中地區(阿姆河與錫爾河中間的平原)的經濟被帶動，而變得無比繁榮。Shah Rukh 和他的兒子 Ulugh Beg (在世 1394-1449CE) 在 Herat (明史之哈烈)、撒馬兒罕、Bukhara (明史之卜花兒) 等地興建清真寺、經學院、醫院，並且大力贊助天文和數學的研究，藉由實際的觀測，將古代希臘人的天文學往前推進，是西元 16 世紀歐洲天文學邁向現代科學的重要先導。

到了鄭和下西洋的時候，波斯灣的貿易正在漸漸復蘇。鄭和的船隊造訪過波斯灣口的 Hormuz (明史之忽魯謨斯，馬歡《瀛涯勝覽》之忽魯謨斯)。馬歡說：「其國邊海倚山，各處番船并早番商客都到此地趕集買賣，所以國人皆富。國王、國人皆奉回教門，尊謹誠信。每日五次禮拜，沐浴齋戒，風俗淳厚，無貧苦之家……其市肆諸般舖面、百物皆有，止無酒館，國法飲酒者棄市。文武醫卜之人絕勝他處，各色技藝，皆有其撮弄把戲……土產米麥不多，皆是別處販來糶賣，其價極賤。果有核桃、把聃果、松子、石榴、葡萄乾、桃乾、花紅、萬年棗、西瓜、菜瓜、蔥、韭、薤、蒜、蘿蔔等物……此處各番寶貨皆有……各色美玉器皿，十樣錦翦絨花單……各色梭幅撒哈喇氈、毳羅氈、紗，各番青、紅絲嵌、手巾等類」。馬歡所描述的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色。

根據《明史·列傳·撒馬兒罕傳》的記載：「元末為之王者，駙馬帖木兒也。洪武中，太祖欲通西域，屢遣使招諭……二十年四月(1387CE)帖木兒首遣回滿刺哈非思⁶⁴等來朝……二十七年八月(1394CE)帖木兒貢馬二百，其表曰：恭惟大明大皇帝，受天明命，統一四海，仁德洪布，恩養庶類，萬國欣仰，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，特命皇帝出膺運數，為億兆之主，光明廣大，昭若天鏡，無有遠近，咸照臨之。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，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，自古所無之福，皇帝皆有之。所未服之國，皇帝皆服之，遠方絕域昏昧之地，皆清明之。老者無不安樂，少者無不長遂，善者無不蒙福，惡者無不知懼。今又特蒙施恩遠國，凡商賈之來中國者，使觀覽都邑，城池富貴雄壯，如出昏暗之中，忽睹天日，何幸如之！又承敕書恩撫勞問，使站驛相通，道路無壅，遠國之人，咸得其濟，欽仰聖心，如照世之杯，使臣心中豁然光明。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，歡舞感戴，臣無以報恩，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，永永無極」。看到這一篇文章，任何人都要對帖木兒刮目相待。原來我們只看到了他的武功，卻不知道他這麼有學問。洪武年間，帖木兒專心於穆斯林文化圈的軍事行動，需要明廷牽制北元，所以不惜向明太祖上表輸誠，其實中國是他未來的目標。當時阿富汗、波斯、伊拉克及敘利亞都已經被他征服，但是全文卻感覺不到絲毫的殺氣。尤其是當他論及老者、少者、善者、惡者時，尤有禮運大同篇的韻味，顯示出帖木兒對中國文化的了解，以及他對於心理戰術的掌握。當然部份效果可能是出自明廷譯者的潤飾，但是文章的目的、架構和內涵應該是屬於原作者

⁶⁴ 試還原為 Maluf Haafiz。

的。就以這些觀點來看，此表實在是外交文書中的上乘之作。

帖木兒的兒子 Shah Rukh，在他繼位於哈烈之前，曾經和駐軍撒馬兒罕的姪兒 Mirza Halim⁶⁵有一段繼承權的爭執，《明史·列傳·哈烈傳》說：「撒馬兒罕酋哈里者，哈烈酋兄子也，二人不相能，數構兵。帝因其使臣還，命都指揮白阿兒忻台⁶⁶齎敕諭之曰：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俾各遂其生。朕統御天下，一視同仁，無間遐邇，屢嘗遣使諭爾，爾能虔修職貢，撫輯人民，安於西徼，朕甚嘉之。比聞爾與從子哈里構兵相仇，朕為惻然，一家之親，恩愛相厚，足制外侮。親者尚爾乖戾，疏者安得協和？自今宜休兵息民，保全骨肉，共享太平之福」。當然，從個人道德的角度來看，明成祖是沒有資格以「近親不應相殘」教訓別人的。不過在中古時代，若要維持國際秩序，如果能夠避免王位繼承權的紛爭，實際上已經將所有的征戰減少了一大半。洪武、永樂以中國人的社會及政治道德為理論的基礎，希望架構起一個世界性的和平治世，兩代皇帝在這方面的企圖心是相當一致的。

參、埃及

西元 1340 年，埃及的 Mamluk(突厥語，意奴隸)蘇丹 Al-Nasir⁶⁷駕崩。Al-Nasir 是埃及在位最久(1293-1340CE，其中中斷兩次 1394-98 及 1308-09CE)，生活也最奢華的一位奴隸蘇丹。在他之後，奴隸蘇丹的政治壽命，多則幾載，少則數月，政壇上不但派系林立，軍團內也暗潮洶湧。西元 1347 年，首都開羅⁶⁸大疫，次年更捲土重來，帶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命。有辦法的人都紛紛逃離市區，開羅人口只剩下不到半數。之後，每三、五年疫情重複出現，歷時一百多年。埃及內政雖然問題重重，然而奴隸蘇丹政權在攘外的工作上仍然內行。西元 14 世紀末到 15 世紀初期，當撒馬兒罕的帖木兒在中亞、南亞、西亞燒殺虜掠之時，奴隸蘇丹成功地保衛了埃及，沒有讓她罹難。在國際貿易方面，奴隸蘇丹 Al-Ashraf Sayf-al-Din Barsbay(明史之阿失刺福，在位 1422-38CE)⁶⁹一方面積極開發紅海的 Jeddah 港(馬歡《瀛涯勝覽》的秧達)，一方面支持少數幾個家族將貿易權力集中掌握，以利遠航買賣資金的籌措，及風險的承擔。

根據馬歡的記載，鄭和的船隊曾經到過阿拉伯半島的祖法兒(Zufar)，及阿丹(Aden)。另外還有數名官員甚至到過蘇丹阿失刺福的紅海新港口秧達，並經由秧達來到穆斯林聖地。天方(即 Makkah，馬歡亦稱之默伽，今譯麥加)，及驀底納(即 Madinah，明史之默德那)。馬歡描述寶船到祖法兒的情況說：「中國寶船到彼，開讀賞賜畢。王差頭目遍諭國人，皆將乳香、血竭、蘆薈、沒藥、安息香、蘇合油、木別子之類，來換易紵絲、磁器等物」。關於阿丹，馬歡說：「寶船數隻到彼，王聞其至，即率大小頭目，至海濱迎接。詔賞，至王府，行禮甚恭謹。感伏，開讀畢，國王即諭其國人，但有珍寶，許令賣易。

⁶⁵ mirza 阿拉伯尊稱意王子之子，halim 意寬容。

⁶⁶ alcidai 蒙古語意赤色的人，白其漢化的姓。

⁶⁷ 阿拉伯語，意保衛者。

⁶⁸ Al-Qahira，阿拉伯語意勝利；亦稱 Misr，阿拉伯語稱謂埃及；明史之米昔兒；英語之 Cairo。

⁶⁹ ashraf 阿拉伯語，意高貴；sayf-al-din 意信仰之劍。

在彼買得……貓睛石、各色雅姑等異寶、大顆珍珠、珊瑚樹……金珀、薔薇、麒麟、獅子、花福鹿、金錢豹、駝雞、白鳩之類」。關於天方，馬歡說：「內官太監洪……選差通事等七人，齎帶射香、磁器等物，附本國船隻到彼，往回一年。買到各色奇貨、異寶、麒麟、獅子、駝雞等物，並畫天堂圖真本回京」。關於秧達，馬歡說：「本國馬頭番名秧達，有大頭目主守。自秧達往西行一日，到王居之城，名默伽」。

在馬歡印象中，這些穆斯林的國度，包括聖地麥加在內，都是把貿易當作一樁大事。

明史列傳米昔兒篇說：「米昔兒，一名密思兒，永樂中遣使朝貢」。雖然明史沒有說明是在永樂幾年，但是米昔兒之遣使東來，應該是和鄭和下西洋有關。明史又說：「正統六年(1441CE)，王鎖魯檀阿失刺福⁷⁰復來貢」。蘇丹阿失刺福既建港紅海，又遣使中國，顯然相當重視國際貿易。他在位的年代與鄭和下西洋的年代重疊將近十年。他登基的那一年，西元 1422 年(永樂二十年)，正逢鄭和第六次出航。根據馬歡的記載，中國的使臣是在西元 1430 年(宣德五年)，當鄭和第七次出航的時候，在古里搭上埃及的商船，去到紅海，並造訪了秧達、麥加和默德那。在當時，這些地方都是在埃及奴隸蘇丹的勢力範圍內。在海上絲路的貿易史上，蘇丹阿失刺福是非常值得我們再深入了解的一位穆斯林領袖。

肆、結語

正當歐、亞大陸各方勢力你爭我奪、攻戰燒殺的年代，明成祖一次又一次地派出使節團，委以推銷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任務，希望以此建立起一個國際的新秩序。從現代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，說它迂腐，也是；說它天真，也是；說它不切實際，也是。但是在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後，人類了解到以和平的方式建構國際秩序的重要性，並集體朝著這個方向努力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中國人是最早作了這方面的嘗試。其實中古時代，遠航貿易的風險非常大，當時印度洋、東南亞與中國之間一個不成文的商業默契，就是把政治、宗教的紛爭擺在一邊。因為長久以來，人類發現這方面的爭執，會直接影響到貿易。政府欲促進繁榮，不但要有外交手腕及國防武力以維持區域秩序，而且還要有商業信譽及法律制度以確保市場運作。在葡萄牙人東來直搗香料生產源頭，欲以武力強制截斷所有中盤貿易之前，西元十五世紀的中國曾經很有誠意地企圖營造一個國際的和平制度，這個理念、這份心情，應該是鄭和下西洋在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意義。

參考書籍

《明史》

元·汪大淵《島夷志略》

⁷⁰ Sultan Ashraf，不過他在西元 1438 年去世，算來他的使臣在路上走了至少三年。

明·馬歡《瀛涯勝覽》

明·費信《星槎勝覽》

明·龔珍《西洋番國志》

清·尤侗《明史外國傳》

林承節《印度古代史綱》，光明日報出版社，北京，2000年，ISBN 7-80145-355-7。

阿寶斯·艾克巴爾·奧希梯揚尼著，葉奕良譯《伊朗通史》，經濟日報出版社，ISBN 7-80127-307-9。

Aiyangar, S. Krishnasvami, Honry, M.A., *Ancient India and South Indian History and Culture*, Poona Oriental Book Agency, 1941

Cantor, Norman F., *The 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Ages*, Viking, New York, 1999, ISBN 0-670-10011-0

Devahuti, D., *India & Ancient Malaya*,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, Ltd., Singapore, 1965

Dunn, Ross E., *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-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14th Century*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Berkeley, 1989, ISBN 0-520-06743-6

Hitti, Philip K., *History of the Arabs*, Palgrave MacMillan, New York, 2002, ISBN 0-333-63141-2

Hourani, Albert, *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*, Warner Books, New York, 1992, ISBN 0-446-39392-4

Jackson, Peter, *The Delhi Sultanate -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*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Cambridge, 2003, ISBN 0-521-54329-0

Kearney, Milo, *The Indian Ocean in World History*, Routledge, New York, 2004, ISBN 0-415-31278-7

MacIntosh-Smith, Tim, *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h*, Picador, London, 2002, ISBN 0-330-49113-X

Parasuram, T.V., *India's Jewish Heritage*, Sagar Publications, New Delhi, 1982

Ray, Himanshu Prabha, *The Archaeology of Seafaring in Ancient South Asia*, Cambridge, 2003, ISBN 0-521-01109-4

Rodenbeck, Max, *Cairo the City Victorious*, Vintage, New York, 2000, ISBN 0-679-76727-4

Schmidt, Karl J., *An Atlas and Survey of South Asian History*, M.E. Sharpe, New York, 1995

（本文於2005年7月4日在南京召開的「紀念鄭和下西洋600週年國際學術論壇」發表，此為全文。）